

# 呼倫貝爾文史資料選編



第一輯

呼倫貝爾盟政協文史委員會編

## 编 辑 说 明

为了保存、抢救呼盟的历史资料，并推动征集、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呼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于1980年开始将征集到的史稿选编出刊了《呼伦贝尔文史资料》（不定期的活叶刊物，内部赠阅）。现将在该刊上登载的史稿，陆续汇编成册，供研究呼伦贝尔历史的同志参考。

这里选编的资料，大都是具有丰富阅历的党内外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所撰写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它虽不是史书，但点滴的资料亦可为近、现代史和革命史提供可贵的史实；补充历史书刊、档案、文献之不足，是给后代子孙以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史料。

全国文史会议特别提出要重视搜集少数民

族的历史资料。我盟历史悠久，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这块举世闻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自从帝俄沙皇的边境侵略和敌伪日寇的殖民统治，英雄的兄弟民族对敌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因此我们着重征集和选编了这方面的资料。

撰写文史资料，要求存真求实，但由于作者各方面的局限性，和编者的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尽翔实甚或错误，欢迎读者补正和批评。

在征集过程中，各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不少同志热心帮助记录整理，在此一并致谢。

## 作 者 介 绍

王 钧同志，黑龙江省汤原县人，现年六十八岁。一九三三年参加革命，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二团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亲率抗联一部军队三进呼伦贝尔地区，开辟抗日游击区。解放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黑龙江省剿匪总指挥等职，现任黑龙江省视察室主任。

——编者

# 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

王 钧

## 抗联进军前的呼伦贝尔地区形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呼伦贝尔地区也很快被日本关东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在呼伦贝尔地区执行一条“以华治华”的毒辣政策，利用旧有的统治体制，利用和操纵地区的上层官僚继续奴役和统治各族人民。

日本侵略者极力在政治上挑拨各民族的关系，散布什么“日蒙亲善”、“满蒙联合”、“东北是满蒙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满蒙等民族是满洲国的主人”、“要维护满蒙等民族的地位”等等。妄图破坏我民族团结，以便从中巩固其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积极推行分化民族团结这一毒辣政策的同时，也大力加强军事统治。他们设立了兴安四省，建立了兴安军，组成兴安军区，兴安军官学校和各种骑兵警察队等军事机构。扎兰屯为兴安东省，乌兰浩特为兴安南省，海拉尔为兴安北省，哲里木盟的开鲁为兴安西省，更进一步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而日益明显起来。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配合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在这一地区的海拉尔以南约三百公里处的诺门汗（哈拉哈河）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一举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大片领土。他们调动嵯峨中将的第二飞行集团军，安岗坦克支队，以及步兵第六军等精锐部队五万人和近万名满军主力部队——兴安军投入战斗。

诺门汗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二次向共

产党领导的国家进行挑衅。这时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由朱可夫率苏联红军的陆空军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参与了这一战争。中共北满省委为支援苏联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也立即调动了抗日联军的几个主力团，由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同志率领，开赴与呼伦贝尔仅一江之隔的讷河和嫩江两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主动攻击、扰乱日军后方。冯志刚同志曾率我领导的六军十二团，姜福荣领导的三军八团和刘耀廷领导的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发动了讷河战役。一举攻克讷河县城，全歼日本守备队和北大营的伪满军一个团。活捉该县全部日伪官吏，将存放在该县的军用物资全部烧毁。又连续缴了几个警察署和自卫团的械。而后，三军八团开赴北安、通北一带。六军十二团、军部教导队和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连续向日军后勤纵深部进攻，在唐大火犁屯附近烧毁日军给养汽车八辆，打死护路队广濑中佐指导官以下一百八十名日军，伪军全部投降，又连克敌伪重要据

点六处。军威大振，影响甚大。日军急忙从诺门汗撤下伪满军主力石兰斌、王洪、孙强等部队，加上几支日本守备队与我作战。我们在地方党和群众的帮助下，全歼了孙强部队，歼灭了王洪部队的一部分，争取了石兰斌部队反正。日军在诺门汗战场正面又遭到苏联红军重大杀伤，日军在首尾不能相顾的情况下，不得不于九月十六日宣布在诺门汗停战。

## 首次进军呼伦贝尔

中共北满省委在日军屡遭失败和我军节节取胜的大好形势下，决定开辟呼伦贝尔游击区。准备在大兴安岭里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后方。这是因为呼伦贝尔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北靠苏联，东靠我军开展的讷河、嫩江游击区，西部紧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我八路军冀热辽根据地接近，便于我军纵横运动和进退，并有可能通过国



际路线或通过辽西与党中央、八路军取得联系。

一九三九年冬，我军组成西北远征指挥部，以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同志为指挥，我当时由六军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提升为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率军直教导队和十二团（全部是骑兵）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越过冰封的嫩江，到达莫力达瓦旗境内。这是历史上我党我军第一次到达这个地区。

莫旗是达斡尔、汉、满等族杂居的地区，民风淳朴。我们一到莫力达瓦北部的小库木尔屯时，群众像欢迎亲人一样来欢迎我们。他们和东三省和全国人民一样，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屯子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由该屯最德高望重的孟哈苏（达斡尔族，敌人让他当嘎查所长。嘎查所相当于村公所）亲自召集群众。老乡们一听到通知，都倾家而出，不大一会儿就聚集了四百来人。冯参谋长让王万俊付官在一个土堆上展开红色军旗，并让我讲一讲我军的来意和我们对兄弟民族慰问之情。我一

登上土堆，群众一下围了上来。我说：“我们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是帮助各民族百姓的队伍。日本鬼子想挑拨我们中国的各民族自相残杀，妄想利用极少数的民族败类达到以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政策是办不到的。我们中国在千百年前就是一个有很多民族的大国。我们不能上日本鬼子的当，我们各民族只有抱成一团，一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救中国，才是我们的真正出路。”

“我们是东北老百姓的队伍，纪律严明，对乡亲寸草不动……。”还没等我的话音消失，人群中一位身体很棒的三十来岁的达斡尔族兄弟叫沙特勇的，攥着拳头，自己走上土堆，大声说：“这个队伍真好啊！和咱们一条心。乡亲们！大伙一块儿打他日本狗杂种！”接着，司务长王成给各房东分发饭伙钱。

大会散后，孟哈苏老人张罗把战士分到各家去，各户都忙着给部队做饭吃，我们指挥部就住在孟哈苏老人家。孟大娘对我们非常热

情，把我们让到三面带炕的正房里，把发好的酸牛奶给每人倒了一大粗瓷碗。由于汉族同志们不习惯喝酸牛奶，所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地笑着，谁也不喝。老大娘表现出那种真心实意的心情，感动得大家只好当着老大娘的面把牛奶喝了下去。接着她又端上热呼呼的野猪肉和小米饭。饭后，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唠得非常热乎，两位老人提出了叫他儿子孟德仁和我们领导人拜兄弟的要求，冯参谋长让我和王付官和孟德仁结拜。孟哈苏老人倒上酒，孟大娘点燃了佛龕上的香。我那年二十六岁，算老大哥，我端杯先说，咱们哥仨，为打日本，救中国，生死与共。二十来岁的孟德仁火气更旺，他说：“大哥、二哥、你俩前头走，弟弟我紧跟着。”孟德仁同志自此就参加了革命，他是呼盟少数民族中参加革命最早的人。从此，他经常为部队带路，筹买给养，买战马。我军走后，他被日本鬼子和警察、特务迫害，就改名换姓，自报鄂伦春人，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

中游猎，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一直坚持到解放。一九六三年经我证明改回达斡尔族，现在在乌尔其汗林业局工作。

由于我们部队异常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我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莫力达瓦旗地区。这一带群众都称我们是新军，是千百年来从没见过的纪律严明的部队。

部队由小库木尔屯出发，向西南走五十多里，来到靠近边壕（古时划分区域的长壕，这条长壕是从嫩江江沿起一直向西延长的）的乌尔科屯和冯家围子屯，被群众围了起来，男男女女都眉开颜笑地望着指战员，部队在这屯住下后，该屯的嘎查达向我们报告说：“我们这个屯子没有一个人跑出去向日本鬼子报告，我们说了算，谁也不能跑。你们好好休息罢！”嘎查达要给我们杀猪宰羊，被我们一一说服制止了。

我们又到了边壕北的王家炉屯。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的美名早已传到这里，这屯的群众更

是热情。我团有一个高大个子的战士叫孙大发，他刚到一家屋里，就被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大娘推上了火炕，为他脱下鞋，并给他捂手，扫脚，并连连说：“孩子！你们遭罪了，天头太冷。”又忙打发儿媳赶紧做饭。感动得孙大发直落泪。群众关怀抗联战士，教民族语言，为战士洗衣服、治病。战士也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如扫院子，挑水，劈柈子等干个不停。军民之间真是亲如一家。

### 首战太平庄

一九三九年腊月初六，我军来到格尼河西的太平庄屯时，从屯外飞似地跑回一位骑光背马的达斡尔族姑娘，她向我们报告说：西南方来了警察队。为避免群众利益受损失，冯参谋长决定部队拉出屯去。我们抢占了屯外的一处山坡。我用望远镜一看，前来的敌人是清一色着黑色制服的达斡尔骑兵警察队，有二百多人。

这将是我军进入呼伦贝尔地区的首次战斗，这次战斗的胜败对我军军威和取得群众信任有重大影响。我军兵强马壮，取胜是比较容易的，但来的是少数民族，他们一时被日本人蒙蔽，如果将他们全歼，会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于是，冯参谋长决定，一面让部队用火力镇住敌人，不让他们向前，一面展开政治攻势。军部付官长祁宝贤（相当师级）同志亲自带一连排长小于，前进到离敌人只有二百米的地方，向警察队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警察队首先开枪，祁付官和小于同志都牺牲了。祁宝贤同志原是伪军三十八团的一个连长，学生出身，有爱国主义思想进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率部起义，投归我军，对于这位非党同志，省委极为重视，提升他为六军副官长，牺牲时只有三十四、五岁。

两个战友的牺牲，我军指战员全冒火了。冯参谋长瞪着眼向我下令：“要全部活捉敌

人，不准打死一个。”我即指挥全部机枪一齐射击，组成交叉火力网，将敌人压倒。然后率骑兵从左、右两路一个冲锋，飞快地逼到了警察队的近前。在我们的马前枪口下，警察们乖乖地交了枪，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冯参谋长压低火气给他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的课，然后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抓住了他们的战马，把人全部释放了。

这一仗我军打得有理、有节、有利，军威大振，远近群众见到我们都伸出大姆指，说我军是常胜之军，仁义之师。有不少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参军。我记得最出色的有两人。一是蒙古族青年郭刚，他是伐木工人，个子高大，脸色黝黑，他在山里顺着我们的脚印一直追了七天七夜，才追上我们参了军。郭刚同志作战勇敢，不久就入了党。一九四〇年北兴镇战斗中，他发现敌人一挺机枪正在向我瞄准射击，就用身体挡住我，并向敌人还击，当他把敌机枪射手打死时，他自己也身中十一弹，躺在我

怀里牺牲了。另一个是朝鲜族战士，我只记得姓金，是山上放排工人，他非常能吃苦，又能团结人，后在大兴安岭现在老林场附近战斗中牺牲。

### 任家窝堡冯参谋长殉国

腊月二十六，天阴沉沉地飘着大雪。天快黑时，部队来到阿荣旗北部三岔河的中游。这里有个屯子，名叫五马架。部队进屯后，事务长买点米，正组织做饭，我召开群众大会，正在讲演，岗哨跑回来报告说，从东边开来一大溜汽车。冯参谋长和我来到屯头观察。敌人来的真不少，足足有三十辆日军尼桑牌装甲大汽车，上面尽是黄乎乎的日本兵，有的车后面还拖着大炮。估计是日军一个正规军联队。

冯参谋长立即命令部队捞起半熟的米撤出屯去，到后面山岗上进一步观察。敌人一看到我军上山，就用九二重机枪和一〇五毫米榴弹炮向山坡上射击。由于天黑敌人打不准，我军没有伤亡。



我们又往后撤到敌人火力射程之外，在山上露营，并接着做好饭。

冯参谋长把我叫到他的火堆旁。他的警卫员小裴，煮了一大饭盒小米饭，我们三人一人轮流吃一口，一块冻咸菜疙瘩还是冯参谋长用牙咬开，我们每人一块放在手心里。冯参谋长边吃边说：“敌人这么多，又是正规军，他们定会在明天与我们打阵地战。今晚他们这么多人，一个是返回莫力达瓦旗去住，一个是找大一点的屯子去住，决不能住在五马架这个小屯子。”我点点头说：“日本鬼子来这么多，估计是从齐齐哈尔来的，附近的敌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兵力。”

冯参谋长同意我的分析，又命令我明早吃完饭后，带队往西往三岔河上游走，寻找战机，歼敌一部后，再迅速摆脱敌人。

第二天（腊月二十七日）早饭后，我率部队往西南运动，因夜间不知敌人兵力的调动情况，便派出尖兵，先出一华里，随时观察各沟